

宣講引登  
幼丹沈葆楨題箋

卷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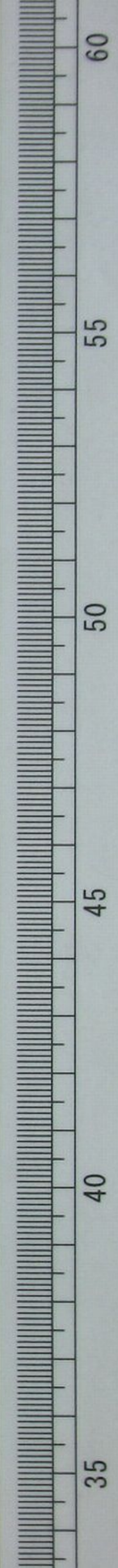


風陵文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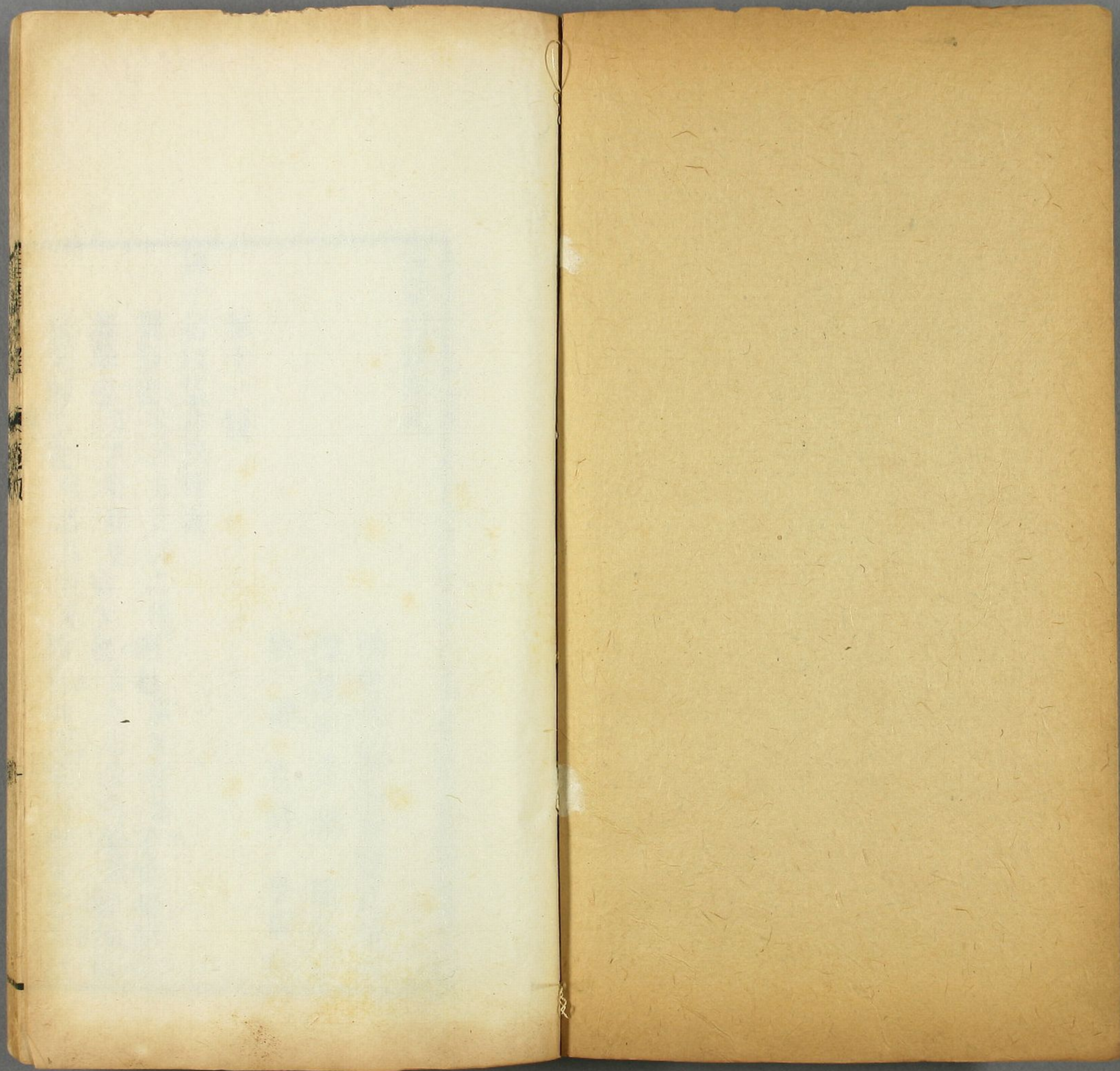
文庫19

F 142

9









F0142-(9)

宣講引證卷九

閩縣學廩生黃連璧校對  
內閣中書楊銘校正  
宣講生戴奎編輯

第十一條

訓子弟以禁非為釋義

訓教也。詩四方其訓之傳。順也。廣雅釋詁。子孳也。相生

蕃孳也。釋名釋親屬。弟少也。禮記鄉飲酒義疏。弟者相

次第而生也。釋名釋親屬。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



教國子弟。周禮司徒中失猶得失也。禁止也。廣雅釋詁。

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。禮記緇衣。非違也。廣雅不。

善之詞也。淮南世俗衰廢。為猶作也。猶行也。論語皇疏。右錄金。

言笑颺

訓子弟以禁非為廣訓衍引證

萬歲爺的意思說人人都有兒子兄弟。這些少年子弟們。最

要教訓他。從古以來。就教百姓們。各自管教子弟。但凡

鄉莊村堡。都有先生訓導。逢着每月初一。又講朝廷的

法度。把他們聽。叫子弟們都要學正道。怕王法。又一年

一遍考察。子弟們的好友。就是兵丁。出兵的。在營的。也

都早晚講說。教他學好。所以人人曉得愛惜身家。不肯

稍往壞處走。這風俗實在好極了。

引人與禽獸異者。只是有羞恥。有羞恥。雖盜賊娼優。皆



可教之歸正。故孔子言行已有恥。孟子言恥之於人大矣。若遇可羞可恥之事。恬然自安。不以爲意。則形雖似人。實與禽獸無異。止供人宰殺而已。夫恥如人之咽喉。聖人教人皆從恥上引導。既無恥則咽喉已閉。藥不能入。安得不殺身哉。魏叔子語

我

聖祖仁皇帝坐朝六十一年。着實愛惜你百姓們。天大的皇恩。不止一遍。直到於今。普天下沒有一箇不沾恩的。

萬歲爺如今坐了位。仰體

聖祖仁皇帝的盛心。無時無刻。不愛惜百姓們。更是無時無刻。不愛惜百姓們的子弟。爲甚麼更愛惜你們子弟呢。子弟自十來歲到二十來歲。一朵花兒纔開。最是一點主意沒有的。要好呢。煩難。要壞呢。容易。這十幾年是最要緊的關頭。所以着實的要教訓他。

證孟子之母。其舍近墓。孟子之少也。嬉戲爲墓閔之事。踴躍築埋。孟母曰。此非所以居子也。乃去舍市。其嬉戲爲賈街。孟母曰。此非所以居子也。乃徙舍學宮之旁。其嬉戲乃設俎豆。揖讓進退。孟母曰。此真可以居



子矣。遂居之。孟子幼時，問東家殺猪何為，母曰：欲啖汝。既而悔曰：吾聞古有胎教，今適有知而欺之，是教之不信也。乃買猪肉以食之。孟子既學而歸，母問學所至，孟子曰：自若也。母以刀斷其織，曰：子之廢學，若吾斷斯機也。夫君子學以立名，問則廣智，是以居則安寧，動則遠害。今而廢之，是不免於厮役，而無以離於禍患也。孟子懼，旦夕勤學不息，遂成大儒。列傳

你們的子弟不肯學好，都是你們做父親做哥哥的，不

是子弟們小時節做父兄的，只知道喜歡他，縱容他，做好衣服把他著，留好食物把他喫，寧可自家不穿不喫，聽見他罵人，不嗔怪他，反說他嘴頭能幹，看見他打人，不喝住他，倒說他手裏老辣，明曉得子弟們不是，偏生護短，反說你們也同小孩兒一般見識，明看見子弟下賤，偷人東西，反誇他從小兒就能顧家，諸如此類，說不盡言。

證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昱之之幼女也。最鍾愛。然居常至微細事，教之必有法度。如飲食之類，飯羹許更



益魚肉不更進也。時張公已爲侍制河北都轉運使矣。及夫人嫁呂氏。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。一日來視女。見舍後有鍋釜之類。大不樂。謂申國夫人曰。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。壞家法耶。其嚴如此。朱子小學

你想想小疍兒們。知道甚麼利害好歹。全仗着做父兄的。啓發他的好心腸。斷絕他的壞念頭。開拓他的度量。見識。不許他窄狹。揀點他的日用東西。不准他偏執古怪。這樣的訓教纔好。

證

永樂中。胡壽安爲新繁令。性清儉。不恒食肉。其子來省親。居一月。烹雞二隻。壽安怒曰。飲食之人。則人賤之。吾居官二十年。常以奢侈爲戒。汝如此。豈不爲我累乎。子唯唯服罪。王崇實錄

偏汝們不會教訓。一味的任他性子。放肆橫行。到得爲非作歹。帶累老子娘受氣耽憂。那時怨恨他生來不好。也是遲了。

引子孫七八歲。無論敏鈍。俱宜就塾讀書。使粗知理義。至十五六歲。然後觀其志向。爲農爲士。各隨其質以



分之。倘不讀書則愚蠢無知。有親而不知事。有身而不知脩。有子而不知教。愚者安於固陋。慧者習為黠詐。循是以往。與禽獸不遠。亦不以為恥。然則讀書之業。可不竭力世守哉。王陽明先生語

却不知道小孩子家。愛慕爹娘回護弟兄的心腸。一生下來。都是有的。因為沒家教。少提調。便習學壞了。你們果然會教訓。從小兒不要把他綢緞與他穿。只是粗布衣服。不但替他惜福。正是恐他穿慣了。後來就憎嫌好友了。不要買東西與他喫。不但怕他喫慣了。還恐他亂喫倒

要生出病來哩。比如他同疍兒們頑耍的。罵起來。打起來。不論他是與不是。就要打着他。問他敢與不敢了。見他說謊學舌。就要罵着他。問他改不改了。見他拿人一條線。一根草。就着實管教他。不准他胡行亂走。摸東摸西。  
引雞能警旦。馬能代行。犬能守禦。牛能為耕。人稟天地。萬物之靈。百無一能。不如無生。賢德之人。所居之處。如芝如蘭。使人愛慕。凶惡之人。所居之處。如虎如狼。使人怕怖。如鸞如鳳。意思安詳。所生之人。非忠則良。



如鼠如雀。意思驚躍。所生之人不凶則惡。不肖之人志在遊蕩。身在屋下。心在屋上。不肖之子志在浮夸。身尚不保。焉能保家。克肖子孫。振起家門。不肖子孫破敗家門。猶嗟孫子盛衰之根。衣冠嚴整。謂之外脩。行義瀟灑。謂之內脩。內外俱脩。何人不求。衣冠不整。謂之外惰。行義不脩。謂之內惰。內外俱惰。何人不唾。言不失仁。行不失義。自天祐之。吉無不利。言與仁背。行與義乖。天且不祐。人能信哉。心無妄思。足無妄走。人無妄交。物無妄受。春無再至。花無再開。人無再少。

時不再來

林氏集訓蒙詩

讀書呢。教他用功夫。見人呢。教他習禮貌。做事呢。教他學勤謹。處家呢。教他知省儉。空的時候。常將那古往今來孝弟忠信的事。同他談談。要他學學。久而久之。在爹娘兒長跟前。自然會孝順。知親愛。不敢撒他的嬌。任他的性了。凡到做事。也能稟告。不敢自專。自主的了。證宋富弼。河南人。治家嚴整。以宰相致仕。獨居還政堂。清心樂道。每蚤作。入瞻家廟。對夫人如賓客。子孫不冠帶。不見子舍。臧獲。戒不得互相往來。家政肅如也。



至於朝廷法度。是無情的人。到犯罪是最苦的。要教他知道那幾件是犯法的。那幾件犯了法。遇赦不赦的人。若犯了法。輕的家業不保。重的性命都要休的。他從小兒知道上下名分。王法威嚴。便能尊敬。皇朝懼怕官府。凡事不敢妄為。有氣都能忍耐。到老也不犯法了。

證 崔氏。房景伯母也。景伯為東清河太守。有疑獄。常先請於母。貝邱婦列其子不孝。景伯為悲傷。母曰。民未

知禮。何足深過。但呼其母子來。令見汝事。我當自改也。乃召其母與對榻共食。立其子堂下。觀景伯供養者旬日。悔過求還。崔氏曰。面慚耳。此其心未也。徐之又二十餘日。子叩頭流血。母涕泣乞還。然後聽之。風化大行。鹿州女學

再者年紀大了。娶媳婦。成人家。少年夫妻。自然和睦的。但是彼此都要尊重。切不可隨口輕薄。不避嫌疑。就是一家老小。都有個班輩次序。須要老的像老。小的像小。不要說家無常禮。顛倒了尊卑。沒個體統。那外邊相與



的朋友。更要說一是一。說二是二。斷不可說。說掉曲你酒我肉。做那箇朋友的样子。全沒這肝膽義氣。

引橫渠張先生曰。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。今世學不講。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。到長益凶狠。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。則於其親已有物。我不肯屈下。病根常在。又隨所居而長。至死只依舊。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。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。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。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。甚至於徇私意。義理都喪也。只爲病根不去。隨所居所接而長。  
朱子小學

古詩云。當年同調久無音。幸履亨途招且尋。縱惹千求惟百諾。稍薄情處我虧心。又云。友亡猶有老親存。女未于歸男未婚。從此許多難了事。我應承認復何言。  
敬信錄

朱子戒子書曰。交遊之閒。最宜審擇。大凡敦厚忠信。能攻吾過者。益友也。諂諛輕薄。傲慢褻狎。導我爲非者。損友也。以此求之。百不失一。但恐自己偏僻卑污。不能克己從善。則益友不期疎而日遠。損友不期親而日近。此須痛加檢點。而切革之。不可荏苒漸習。自



趨於小人之域。戒之。戒之。朱子全書

損友敬而遠。益友近而親。結交擇德義。不論富與貧。君子淡如水。歲久情愈真。小人甜如醴。轉眼成敵人。唐氏歌

子路問曰。今有人竭力躬耕。以養其父母。甘旨未嘗有缺。而孝名不彰。何也。子曰。或者其心之不誠歟。辭之不順歟。色之不悅歟。倘三者無闕。而名不彰者。則友不為之宣傳也。夫人雖有烏獲之力。不能自舉其身。非力之少。勢不能也。故內行不脩。乃身之罪也。內

行已脩。而名不彰者。則友之罪也。友也者。所以遏惡揚善。而成其名者也。孔子家語

管仲嘗自歎曰。吾少時與鮑叔賈。每分金。吾多取。鮑叔不以我為貪。知我貧也。吾嘗三戰三北。鮑叔不以我為怯。知我有老母也。吾嘗與之謀事。終夜不得一策。鮑叔不以我為愚。知我時有未至也。公子糾敗。吾幽囚受辱。鮑叔不以我為無恥。知我忍小忿而期功名。大顯於天下也。所謂生我者。父母也。知我者。鮑子也。列傳



宣講引證 卷九 九  
越石父。賢而在縲紲之中。晏子遇諸塗。解左駟之帶。為之贖罪。載歸弗謝。未幾求去。晏子不悅。曰。嬰雖不才。免于於厄。何請去之速耶。石父曰。不然。吾聞君子。屈於不知已。而伸於知已。向吾在縲紲之中。以彼不知我也。今夫子既感悟而贖我。則是我之知已。知已而無禮。固不如在縲紲之中。晏子謝。延為上賓。後相齊。石父多所贊助。因得顯名於天下。晏子傳  
上士擇交。必擇文行忠信才能勝已之人。中士擇交。則無咎無譽之平等人。至小人擇交。多喜面諛順已。

之人。而嫉勝已者。蓋以其自賢自大。欲人皆出其下故也。然面諛小人。初交時極其親熱。能使人愛慕。弄得人事敗。却又於中取利。或反落窞下。石甚可畏也。唐氏箴

證  
陸叅政孟昭。居家一日。送客出門。見一乞人。乃幼時同窓友也。因執其手曰。子何一貧至此。卽邀之入室。沐浴更衣。與同飲食者十餘日。友愧求去。公送至一室。謂曰。為君置此器用。皆備。又贈米十餘石。白銀二十餘兩。曰。聊以為生。勿浪費也。噫。他人有陸公之貴。



則視貧交如糞土矣。安得有戀戀故人情哉。日記故事錄

楊椒山劾嚴嵩。被冤下獄。眾官皆畏嚴。不通往來。惟王繼津則肝膽相許。若親兄弟然。公觀其義氣激發。情愛懇至。遂託云。予二子一女。一子已聘。有妻。一子尙未聘。一女尙未許人。長而嫁娶。皆兄之事也。繼津遂面許云。此盡在弟。而小女正與令郎年歲相當。遂許焉。自公入獄。鎮撫司刑部之保護。皆繼津也。楊忠愍公年譜

包蒙泉爲御史。其母戒曰。汝爲天子耳目官。當廉以持身。激濁揚清。方爲盡職。泉遵母訓。廉介清謹。不畏強禦。聲震朝野。天下賢之。其弟子敬亦官御史。在家請客。母問僕所宴何人。僕曰某某。又問所言何事。僕曰。言某氏女可買爲妾。母大怒。呼子敬至。叱跪於地。責之曰。某氏子。諂佞小人也。不親賢人而親此輩。不談經史道德。而言買妾。吾不忍見汝敗壞家聲。終日不與言。子敬懼。叩頭請罪。母曰。必絕某氏子。不許往來。方恕爾罪。子敬諾。自此改過。品行端方。亦如其兄。



這幾件。便是五倫。果然事事如此。便把根本處。都做好了。那裏還有壞事。弄出來呢。

引范魯公質為宰相。從子杲嘗求奏遷秩。質作詩曉之。其畧曰。

戒爾學立身。莫若先孝悌。怡怡奉親長。不敢生驕易。戰戰復兢兢。造次必於是。戒爾學干祿。莫若勤道藝。嘗聞諸格言。學而優則仕。不患人不知。惟患學不至。戒爾遠恥辱。恭則近乎禮。自卑而尊人。先彼而

後已。相鼠與茅鴟。宜鑑詩人刺。戒爾勿放曠。放曠非端士。周孔垂名教。齊梁尚清議。南朝稱八達。千載穢青史。戒爾勿嗜酒。狂藥非佳味。能移謹厚性。化為凶險類。古今傾敗者。歷歷皆可記。戒爾勿多言。多言眾所忌。苟不慎樞機。災厄從此始。是非毀譽閒。適足為身累。舉世重交遊。擬結金蘭契。忿怨容易生。風浪當時起。所以君子心。汪汪淡如水。舉世好承奉。昂昂增意氣。不知承奉者。以爾為玩戲。所以古人疾。遵餘與戚施。舉世重遊俠。俗呼為氣義。為人



赴急難。往往陷囚繫。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。舉  
世賤清素。奉身好華侈。肥馬衣輕裘。揚揚過閭里。雖  
得市童憐。還爲識者鄙。我本羈旅臣。遭逢堯舜理。  
位重才不充。戚戚懷憂畏。深淵與薄冰。蹈之惟恐墜。  
爾曹當憫我。勿使增罪戾。閉門歛蹤跡。縮首避名勢。  
勢位難久居。畢竟何足恃。物盛則必衰。有隆還有  
替。速成不堅牢。亟走多顛躓。灼灼園中花。早發還先  
萎。遲遲澗畔松。鬱鬱含晚翠。賦命有疾徐。青雲難力  
致。寄語謝諸郎。躁進徒爲耳。朱子小學

子弟們你若不從小兒教導他。養成性兒。到大了叫他  
改過來。是再不能改的。

證趙方崖幼時。夜讀書。備炭火烘足其祖次山公見之。  
叱曰。少年當習勤苦。何畏寒之甚耶。凡人未老而欲  
享老人之福者。必短命。未貴而欲享貴人之福者。終  
身不貴。方崖書諸紳。刻苦用工。後官至大方伯。王崇  
實錄

全要每日教他聽些好話。做些好事。見些好人。俗語說  
跟好學好。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

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。壞名災已。辱先喪家。其失尤大者五。宜深誌之。其一。自求安逸。靡甘澹泊。苟利於己。不恤人言。其二。不知儒術。不悅古道。懵前經而不恥論。當世而解頤。身既寡知。惡人有學。其三。勝己者厭之。佞己者悅之。唯樂戲談。莫思古道。聞人之善。嫉之。聞人之惡。揚之。浸漬頗僻。銷刻德義。簪裾徒在。廝養何殊。其四。崇好優游。耽嗜翫。以啣盃爲高致。以勤事爲俗流。習之易荒。覺已難悔。其五。急於名宦。匿近權要。一資半級。雖或得之。眾怒羣

猜。鮮有存者。

余見名門右族。莫不由祖先勤儉。以成立之。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。以覆墜之。成立之難。如昇天。覆墜之易。如燎毛。言之痛心。爾宜刻骨。朱子小學

你想你們百姓。無論士農工商。都有箇傳家的事業。就是當兵的。也代代習學武藝。沒有箇沒事業的。你既然要子弟們成家守業。難道不要教訓他。任他習學壞了。如何能够成家守業呢。

引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。上品之人。不教而善。中品之



人教而後善。下品之人。教亦不善。不教而善。非聖而何。教而後善。非賢而何。教亦不善。非愚而何。是知善也者。吉之謂也。不善也者。凶之謂也。吉也者。目不觀非禮之色。耳不聽非禮之音。口不道非禮之言。足不踐非禮之地。人非善不交。物非義不取。親賢如就芝蘭。避惡如畏蛇蠍。或曰。不謂之吉人。則吾不信也。凶也者。語言詭譎。動止陰險。好利飾非。貪淫樂禍。疾良善如讐隙。犯刑憲如飲食。小則隕身滅性。大則覆宗絕嗣。或曰。不謂之凶人。則吾不信也。傳有之曰。吉

人爲善。惟日不足。凶人爲不善。亦惟日不足。汝等欲爲吉人乎。欲爲凶人乎。朱子小學

俗語說得好。桑條從小扭。人生的善惡好歹。都從小的時節做起。

引天以氣而化。地以形而生。形氣既交感。萬物乃生成。羽毛及鱗介。物物皆含靈。人於萬物中。得秀而最靈。頭圓象天體。足方象地形。心含五常性。耳聰而目明。目能辨五色。耳能辨五聲。口能辨五味。鼻能辨五馨。一身備萬物。能知又能行。仁義禮智信。五者人道經。



人苟不盡道。何以踐斯形。聖人因五性。秩序爲人倫。仁以親父子。義以結君臣。禮以序長幼。智以別夫婦。信以交朋友。夫是謂五教。五教苟不修。何以遠禽獸。不爲十分人。不責十分事。既爲十分人。須責十分事。所謂十分人。須有十分真。非謂能寫字。非謂能爲文。非謂眉目秀。非謂衣冠新。欲行人世上。直須先了身。所謂十分人。須有十分事。事苟不十分。終是未完備。事父盡其心。事兄盡其意。事君盡其忠。事師盡其義。有過不肯改。知賢不肯親。雖生人世上。未得謂之人。

雞職在司晨。犬職在守禦。二者皆有功。一歸於報主。我饑亦享食。我寒亦受衣。如何無纖毫。功德補於時。莫惜一日勤。而忘終身憂。農夫力耕作。其必望有秋。目前不鹵莽。久必有倍收。少壯不努力。長大復何求。卿相一歲俸。寒儒一生費。人爵固不同。天爵何嘗賈。不有霜與雪。安知松與桂。雖無官自高。豈無道自貴。見人輒有求。所以百事非。但能守箠瓢。何事不可爲。愚夫飽欲死。壯士固常饑。出門萬里途。其亦慎所之。斷除嗜欲想。永撤天機障。身居萬物中。心在萬物上。



俗語說從小看大。若是小時學好。就如天生成的一樣。就是不好的事。那一件不是從小兒慣常的呢。

引凡子弟之成否。不在聰明過人。惟觀其謹飭與放肆。則彼一生之成敗皆可預定。大凡童子能勤本業。不輕佻爲非。惟父師之言是聽。則知其長成必興。反此則爲敗家之辱子矣。何士明語

頭一件頑皮慣了。毫沒有正經樣範。游蕩慣了。不肯做正經事業。或喫酒賭錢。不顧家計。

引賭之害人。甚於水火盜賊。無不破產傾家。乃官府示禁而不能止。父兄約束而不肯聽。執迷不悟。甚爲可憫。請再以情理勸之。願知非改過者。及早回頭。莫終沉淪也。

一壞心術。一入賭場。遂成利藪。百計打算。總是一片貪心。兩相傾危。轉生無窮惡念。雖至親對局。必暗設戈矛。卽好友同場。亦儼如讐敵。只顧自己贏錢。那管他人破產。心術豈不大壞。

二喪品行。凡人良賤高下。各自不同。賭博場中。只問



錢少錢多。那計誰貴誰賤。坐無倫次。厮役卽是友朋。分無尊卑。奴僕居然兄弟。任情嘲笑。信口稱呼。有何體統。成何品行。

三傷性命。贏了乘興而往。不分晝夜。輸了拚命再來。那計饑寒。從此耗精疲神。必致損身喪命。更或負債難償。相對無面。含羞忍忿。遂至多病相牽。計屈勢窮。且拚一死塞責。枉死城之去路。卽賭博場之歸着也。豈不可傷。

四玷祖宗。送了人的銀錢。還笑浪子發獸。破了汝的

家產。轉歎痴兒作孽。不能光祖耀宗。反至辱門敗戶。鄉黨皆歸咎其先人。祖父必含恨於死後。

五失家教。賭博一事。引誘最易。家庭之內。見聞極親。尋常教訓子弟。都說須學好榜樣。當場窺看父兄。且云願照現規模。父子博。兄弟博。奴僕博。戲法成何家法。白日賭。深夜賭。密室賭。牌風且釀。淫風家教自壞。可爲寒心。

六蕩家產。始而氣豪。則揮金如土。終而情急。則棄產如遺。祖父一生辛苦。僅立門戶。子孫片時揮霍。遂敗



家聲。衣裳典盡。止留身。親朋誰借。田宅鬻時。猶負債。天涯何歸。想到此閒。豈不可憐。

七生事變。通宵出賭。徹夜開場。門戶不關。盜賊每多。乘閒燈燭不熄。室廬猶致被灾。甚至浪子夤緣而生。計匪人窺伺以爲奸。滅火敲門。主賓莫辨。絕纓解繻。男女踰閑。禍機所伏。不可不慮。

八離骨肉。士農工商。各勤職業。父母妻子。互相歡娛。此天倫之樂。亦人事之常。自入賭場。遂沉苦海。典質釵釧。妻子吞聲。而飲恨。變賣田宅。父母蒿目。而攢眉。

只計一人豪爽。不思舉室怨嗟。撫心自問。其何以安。

九犯國法。賭博之禁。律例最嚴。輕則杖一百。枷兩月。

害切肌膚。重則徒三年。流三千。長別鄉井。紳士照例斥黜。成何面目。衙役加倍發落。須顧身家。與其事後而悔。何如先事而戒。

十遭天譴。歷看開賭之家。每多構禍。贏錢之輩。偏至

奇窮。總由噬人血肉。飽我腹腸。歛彼怨愁。供我歡笑。所以神鬼懷忿。報復不肯稍寬。天道好還。彼此同歸於盡也。通場看來。更有何益。敬信錄戒賭十則。



嘉慶季年。杭城紳士。賭風頗盛。常聚某氏某。亦衰落  
宦裔也。藉抽頭利。每月除供饌外。可餘百金。日必聚  
二三十人。曾任部曹州縣者居多。餘亦舉人進士。門  
前輿馬。撒夜常滿。時帥仙舟中丞。撫浙最鋒厲。一夜  
密往掩捕。眾皆由後戶竄逸。獲其簿據器具。拘主家  
嚴鞫之。逐名悉供吐。將懲治焉。眾大懼。內有數人爲  
章文簡公至戚。公方致仕在籍。求其一言緩頰。公初  
不允。婦女登門泣請。不得已爲言於中丞。中丞曰。案  
內皆有祿之人。照例褫革。尙有餘罪。且不准捐復。今

姑從寬。照捐復之。貲示罰。可也。核之需十餘萬金。復  
力懇寬減。適中丞因目疾引退。乃以四萬金了其事。  
此歛發商生息。撥充各書院膏火。士林德之。梁恭辰  
勸戒六錄

賭博向惟民間爲盛。近則大小衙門官親幕友。暇卽  
爲之。不必新歲也。最尙者搖灘。聚集多人。上下混雜。  
官亦往往預局。相習成風。愛者甚眾。以余所聞。某署  
終日狂賭。餉鞘過境。任其堆置。二堂無人經理。次日  
啓行點數。失一鞘。大索無獲。暗爲賠補。且受委員勒



索信所謂賭近盜也。又道光壬辰，臺陽張丙之亂，某明府親出禦賊，被困，急遣人回署，添僱兵勇。其子賭方酣，戀戀場頭，漫不爲意。迨連次告急，方議催募，而其父已被支解矣。梁恭辰勸戒六錄

或狐羣狗黨，相與歹人，漸漸的包堂客喫鴉片。

引諸凡塵物傷生，此物傷生靡寡。一切世人愛欲，斯人愛欲偏多。神農百草無名，天子九律不畏。生來夷狄之邦，流入中華之國。士貪者廢錦繡之篇，農貪者荒禾苗之地。工貪者忘技藝之勤，商貪者失經營之計。

三教貪者難歸教宗。九流貪者不入流品。俯仰不足，何顏對父母妻兒。追悔太遲，無面見親朋眷屬。若至喪身之禍，難償作孽之由。未蹈者宜防失足，曾迷者亟早回頭。心思口嗜如能斷，就是仙丹救命由。敬信錄呂先生戒鴉片文

海門一舸渡紅彝，賺出黃金盡不知。至死方醒爲此累，浮生最易引相思。頻年暗灸膏將竭，定候微違淚卽垂。錯當秘丹醫病用，者番呼吸轉無醫。一辭覺岸入迷津，廢物先輪到此身。領畧本無真趣。



味支持偏有假精神。連宵小住能留客。幾日初嘗尙  
避人。薰遍佛香申戒誓。剛纔相懺又相因。  
越思斷絕越牽纏。敢費何曾日萬錢。歲月蹉跎佳子  
弟。煙雲吐納堊神仙。坐間命酒惟垂首。行學尋詩盡  
聳肩。世路已經多少險。况添苦海渺無邊。  
治游句引五陵豪。里巷參陪日幾遭。萬事都如冰解  
釋。一生竟付火煎熬。腰支屈曲時橫卧。指爪纖長每  
亂搔。聽說寒天好風雪。范睢又典到綈袍。  
錦衾亂疊繡帷遮。脊郵神膠秘漢家。煨煉已成傷性

藥。彌縫猶當助情花。借他倚玉談私曲。添箇銷金與  
狹邪。夜半文園生渴病。一鈞眉月索煎茶。  
腸肥腦滿漸摧殘。憔悴相逢詫改觀。直似鬼粧青面  
目。能令人變黑心肝。孤燈照處留宵伴。冷枕醒時報  
午餐。銀盒分來煤數點。淮南雞犬舐餘丹。  
論他市價米難齊。強項而今首亦低。滿榻賓朋方醉  
語。隔窓兒女正饑啼。常防失足偏爲悞。極勸回頭忽  
自迷。一事莫教人識破。養成癩癖可攀稽。  
別聞利藪恣狼貪。申令空勞禁再三。誰解詰奸從左



右。獨憐流毒遍東南。紙窓痴立蠅俱醉。粉壁潛窺鼠亦酣。牽得絲成身自縛。半床僵卧冷春蠶。中庭躑躅若難平。事不酸心淚自傾。幾見忠臣皆敢死。再來馮婦定無生。牀頭已遣黃金盡。身後方貽白眼橫。我有酒兵三百萬。為君一一洗愁城。顛倒人閒煙火場。誤他慧業幾文章。回頭猶及三年艾。續命何殊五日湯。願與大千齊解脫。盡驅二豎出膏肓。會看消却胸中滓。絕勝奇傳海上方。  
晉安積善堂勸戒鴉片七律十首

證 姚芙溪曰。古人以酒為狂藥。言其為害也。若今所嗜鴉片。其為害也。直當名曰毒藥。父之於子。未有不深惡焉。妻之於夫。未有不力阻焉。是萬不可引為同調矣。然亦竟有為惡習所移。久而效尤者。牀第閉最多。曩客都門。豫章友人某。甫壯以名進士。候銓邑宰。個儻不羣。丰姿玉立。詩詞書法。各極精妙。皆以未入館閣為屈。第不免煙火癖。其妻名家女。明慧端淑。嘗苦諫之不從。余輩有時過訪。不過妻必再三款坐。出晤時。力懇規勸其夫。至於跪拜垂涕。情極可憫。莫逆者



咸爲盡心。忠告法語。異言展轉陳說。寢如充耳。若罔聞知。有時先杜眾口。勢將數而致疏矣。琴瑟素調。順以藁砧。勿納良言。抑鬱不舒。抱病投繯者。屢次是斷。無濡染爲患。隨波而逐流者也。乃越二年。余再入都。則雙管齊下。競致倡隨矣。問其何以前冰炭而後鍼芥也。則亦囁嚅而含糊答之。噫。此一物也。有浸潤墜其中。而不自主者矣。春陽佳日。鶯啼花放。水碧山青。風景宜人。不知領畧。炎蒸三伏。拳曲床頭。一燈黯黯。十指玷污。如果食之。可以延年。已覺抱悶束縛。樂少

苦多。况又召病傷神。耗財悞事。則亦何所取而樂此不疲耶。且文人墨士。嗜之者大半。聰明居多。非不知糜費滋甚也。非不知廢時失業也。非不知干犯功令。桎梏形骸也。乃竟甘之如飴。一日不可暫舍。不懼敗家。不懼殞身。陷於坎窞。入而不出。此真亘古以來未有之毒藥也。予年逾七秩。儕輩閒談。僉曰。可免服毒矣。予悚然應之曰。未敢信也。設一旦不幸。遭奇疾。諸醫咸束手。謂非此不救。萬不得已。欲戀餘生。則亦無可如何。吞聲飲泣。僂然從之矣。予故曰。是殆有鬼



物焉。若或使之有不期然而然也。大約彼鬼物者。亦擇人而崇之。奈九州四海之人。可崇者多。否則蠢彼遠夷。亦烏知中國普天之下。竟必不可少此一物。遠涉數萬里海洋。不憚艱辛勞苦。冒險輸稅。而競試其狹獮伎倆耶。當知吾輩平日素未沾染。一旦不知自檢。曲意趨時。則此物之爲崇也。亦如影之隨形矣。雖志意堅定。亦烏能逃哉。可畏也。可痛哭而流涕也。梁恭辰勸戒六錄

開場局賭。沒有錢用。就偷盜。失了氣力。就打架。種種的

忤逆爹娘。欺侮兄弟。不畏法度。打罵妻子。挾制長輩。就是他的至好朋友。勸化他。總任性胡行。毫不回心轉意。到了事體弄壞。犯了罪。到案聽審。捱打受刑。你們做老子的。做哥哥的。看看兒子兄弟。這樣受罪。難道都心裏安穩嗎。與其後來懊悔。也懊悔不轉來。何如早些兒教訓他好呢。

引世上有一種逞強的人。偏不肯教子孫守分。有一種護短的人。每怪人說他子孫不是。又有一種胡塗的人。親見子孫交遊匪類。嫖賭猖狂。總不戒飭一言。及



習於性成。強悍難制。弄得家敗人亡。只是於人何損乎。石天基語

教他甚麼呢。天下最好的是孝順父母。尊敬長上。這兩宗道理。再者盡心盡力的去種田種地。心裏要時時刻刻想着箇禮義廉耻四箇字。

引古靈陳先生爲仙居令。教其民曰。爲吾民者。父義。母慈。兄弟恭。子孝。夫婦有恩。男女有別。子弟有學。鄉里有禮。貧窮患難。親戚相救。婚姻死喪。鄰保相助。無墜農業。無作盜賊。無學賭博。無好爭訟。無以惡凌善。

無以富吞貧。行者讓路。耕者讓畔。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。則爲禮義之俗矣。朱子小學

這都是人生的根本。處世的大道。一生一世。再也離不得的。

引古者聖王。有胎教之法。凡庶縱不能爾。當於嬰稚便加教誨。使爲則爲。使止則止。比及數歲。可省笞罰。父母威嚴而有慈。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。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。每不能然。飲食云爲恣其所欲。宜誠反獎。應呵反笑。至有識知。謂法當耳。驕慢已習。方復制之。



捶撻至死而無威。忿怒日隆而增怨。逮於成長。終為敗德。孔子云。少成若天性。習慣成自然。是也。諺曰。教婦初來。教子嬰孩。誠哉斯語。節錄顏氏家訓

但是教訓子弟。也不可太性急。若是恨鐵不成鋼。今日緊明日慢。子弟們也是不能好的。必須慢慢兒開導他。防閑他。教他不知不覺的。走到好路上去。

證李景讓。母鄭氏性嚴明。早寡。家貧。子幼。母自教之。三子景讓。景溫。景莊。皆進士及第。景讓在浙西。有都押牙。迕其意。景讓杖之而斃。軍中憤怒將為變。景讓方

視事。母出坐廳事。立景讓於庭。責之曰。天子付汝以方面。國家刑法。豈得為汝喜怒之資。妄殺無罪之人乎。萬一致一方不寧。豈惟上負朝廷。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。何以見汝先人。命左右褫其衣。撻其背。將佐皆為之請。拜且泣。久乃釋之。軍中由是遂安。鹿洲女學

又有一件。教訓子弟。也要自己作箇好樣子。教他學學。孔聖人的子弟。從不知道動氣。曾夫子的子弟。從不曉得罵人。這都是習慣成自然的道理。你看那做竊盜的



人生出來的兒女。都會偷東摸西。難道天另生出箇賊種不成。只因父兄沒箇好樣子。把他看就成了一箇竊盜世家了。

證柳世隆性清廉。張緒問曰。觀君舉措。當以清名遺子孫乎。答曰。一身之外。亦復何須。子孫不才。將爲爭府遺其財也。不如一經。南史

從來父兄。就是先生。早晚說句話。行件事。子弟聽着。看着。一一有箇樣子。在他心裏。不記自記。不會自會。若父兄原是奸邪的。便縱然日日。把聖賢的道理。與子弟們

講說。子弟偏不依他口裏說的。偏只是學他身上行的。可見教訓子弟。先要自己正經。然後在那人前背後。不住的將今比古。諄諄的教導他。

引愛子必教以義方。義方者。禮義廉耻。孝悌忠信。皆是也。然家長必先正其身。口不道非禮之言。身不行非禮之事。躬行表率。以爲子弟先。更擇嚴師益友。爲之化導。而教益之。使子弟潛孚默化。則品行端而心術正。不可因其幼小無知。任其放縱。習與性成。惡隨年長。雖欲進於高明。不可得矣。此門戶盛衰之兆也。可



言言 卷九  
弗思哉 朱子家訓增註

你們子弟今日看見的都是好事。明日聽見的又都是好事。他也就循規蹈矩起來。久而久之。心地自然淳厚。良善了。舉動自然端正大方了。非但可免差錯。就能保得住家業了。非但可望長進。就能成得好材料了。讀書上進呢。便發達做官。誥封父母。光大門戶來。後世子孫也都榮耀耀。你們做爹娘阿哥的。豈不更喜歡麼。  
證 鄭善果爲魯郡守。每出廳事。母崔氏於帳後察之。聞剖斷合理。則大悅。賜坐共食。若行事愆義。或妄嗔怒。

則終日不食。蒙袂泣。善果跪床下。不敢起。母乃訓之。曰。吾非怒汝。獨內愧汝家門。汝先君忠勤清恪。未嘗問所私。身殉國以死。亦望汝副其本心。汝少而孤。吾寡婦有慈無威。故使汝懵於禮訓。汝自童子襲茅土。今位方岳。不思汝先人而墜於公政。內將墜失家風。以隕世亡爵。外將虧天下之法。蒙諾戾。吾死之日。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。善果頓首謝罪。請自改。乃許之。  
鹿洲女學

如果子孫蠢笨不能讀書。但受了你們的教導。他也安



分守已。會儉耐勞。到不得惹禍招災。帶累爹娘受氣。雖說他不大能幹。那鄉村上的人。倒都說他老實。這豈不是家庭閒的福氣麼。

引諸葛武侯戒子書曰。君子之行。靜以修身。儉以養德。非澹泊無以明志。非寧靜無以致遠。夫學須靜也。才須學也。非學無以廣才。非靜無以成學。恬慢則不能研精。險躁則不能理性。年與時馳。意與歲去。遂成枯落。悲嘆窮廬。將復何及也。朱子小學

楊椒山論應尾。應箕兩兒曰。心以思爲職。或獨坐時。

或夜深時。念頭一起。則自思曰。這是好念。是惡念。若是好念。便擴充起來。必見之行。若是惡念。便禁止勿思。方行一事。則思之。以爲此事合天理。不合天理。若是不合天理。便止而勿行。若是合天理。便行。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。則上天必保護你。鬼神必加佑你。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。你讀書。若中舉。中進士。思我之苦不做官也。若是做官。必須正直。忠厚。赤心。隨分報國。固不可效我之狂愚。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。遂改心易行。懈了爲善之志。惹人父賢子不肖。



之誦。節錄楊忠愍公家訓

況且你們如今年紀輕，做子弟。將來年紀大了，有了兒子，有了兄弟，又做父兄了。你們再把你父兄訓教你的樣子，去訓教你們的子弟，便能有禮有讓，世世不爭，盡孝盡弟，人人和順了。

證程母侯氏，大中公珣之妻。程灝、程頤，母也。事舅姑，內外聞其孝。大中公禮敬特甚，而母益謙順自牧。雖小事未嘗專，必稟命而後行。治家有法，不嚴而整，恕僕妾之過，惟恐有傷。獨諸子有過，小則詰責，大則請命。

於大中公，必求其改而後止。嘗曰：子之所以不肖，皆蔽其過，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。諸子與人爭，忿雖直必責之。曰：患汝不能屈，不患不能伸耳。及稍長，使從善師友，雖居貧，子欲延客，則喜而爲之具。故二程夫子俱成大儒。伊川先生曰：吾母生男六人，所存惟二，亦不姑息。纔數歲，行或跌，家人扶抱，夫人輒呵曰：汝若安徐，寧致跌乎？食而絮羹，卽叱之曰：勿求稱欲，長當何如？故願兄弟生平於衣服飲食，無所擇，不惡罵，教使然也。鹿洲女學



從一處以至處處都是這樣有教訓守法度。天下太平的氣象。不過是這樣罷了。

引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。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。慎而寡言者。使爲子師。子能食食。教以右手。能言。男唯女俞。男擊草。女擊絲。六年教之數與方名。七年男女不同席。不共食。八年出入門戶。及卽席飲食。必後長者。始教之讓。九年教之數日。十年出就外傅。居宿於外。學書計。衣不帛襦袴。禮帥初。朝夕學幼儀。請肄簡諒。十有三年。學樂。誦詩。舞勺。成童舞象。學射御。

二十而冠。始學禮。可以衣裘帛。舞大夏。惇行孝悌。博學不教。內而不出。三十而有室。始理男事。博學無方。孫友視志。四十始仕。方物出謀發慮。道合則服從。不可則去。五十命爲大夫。服官政。七十致事。凡男拜尙左手。內則

這纔不辜負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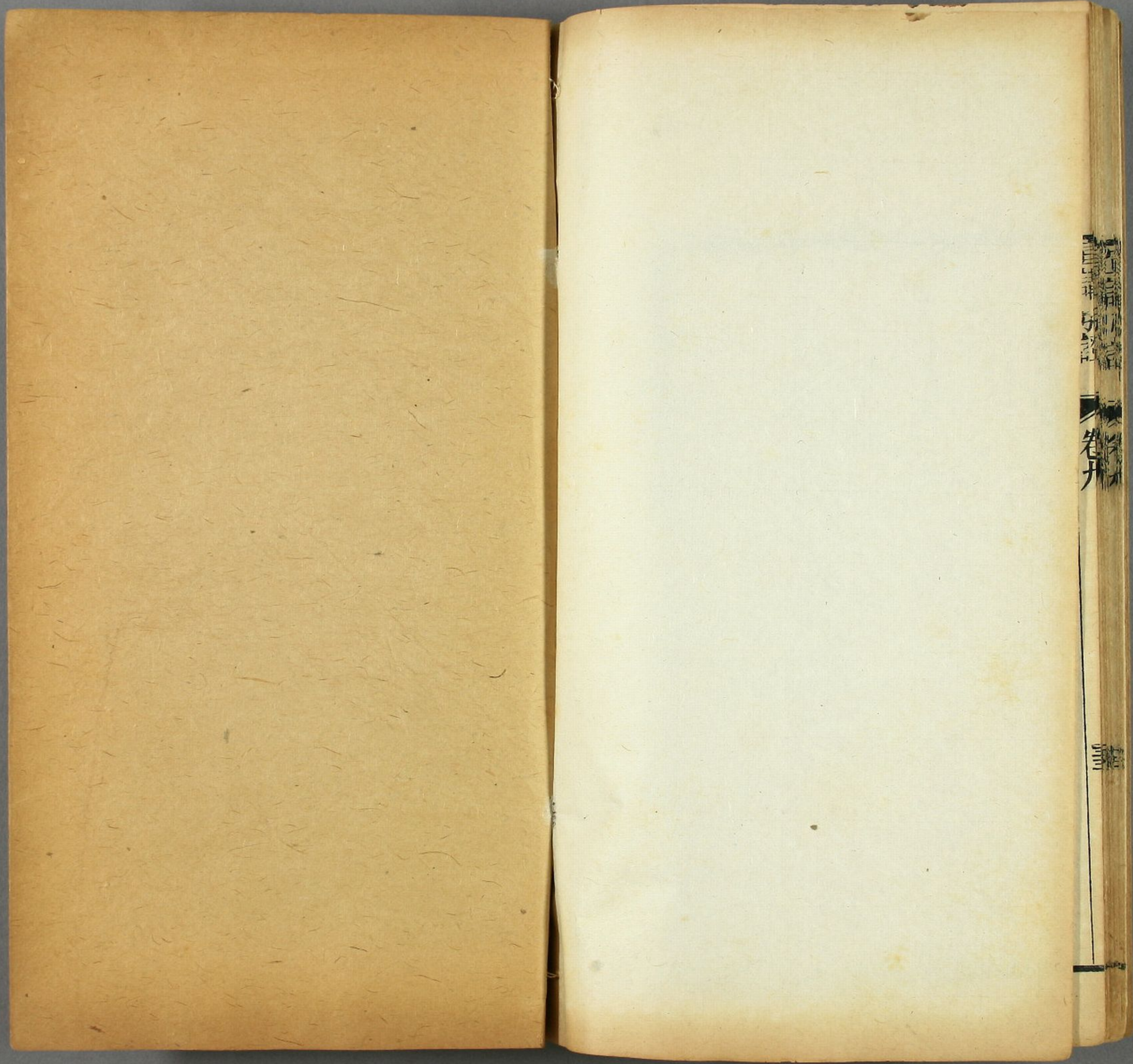
萬歲爺盼。望你們的盛心。你們大家想想。人好呢。便是鄉裏小兒也能發達做官。人不好呢。便是公子王孫。也要流爲下賤。可見教訓子弟。全要在小時候嚴緊。你們都着



實的聽着阿。

--	--	--





言部  
研部  
卷卅

三三三



